明清考場作弊奇觀

李凱源

明清科舉考試場所，俗稱科場。清代鄉試在省城舉行，建有貢院。貢院外牆高一丈五尺，牆上遍鋪荆棘，所以人稱「棘圍」。四角設望樓，監視全院。內建號舍，鱗次排列成一行行的小巷。號舍高六尺，深四尺，寬三尺，無門，考生可帶油布爲簾，以防風雨。號舍內離地一、二尺有懸空木版爲床。前半木版能活動，白天可上移爲桌。考生飲食、起居、考試都在這狹窄的號舍內。現在南京還保留一處貢院舊址，供人遊覽。

考生作弊，五花八門。有的買通員役，把文字埋藏在號舍內或通道中；有的入場後，託人把題目用磚石擲出場外，場外有人代筆，寫成後或用竹竿挑起燈籠，或連放爆竹，或用馴養的鴿子繫鈴縱放等爲號，按預先約定的地點，把文章再投入場內；有的在衣物、文具中夾帶。據《涇林雜記》記述明代作弊的方法有「募善書者，蠅頭書金箔紙上，每千篇厚不及寸；或置筆管，或硯底，更有半空水注，夾底草鞋之類；又或用藥汁書於青衣布褲，壁泥之，拂拭則字立見，名曰：文場備用。」曾有一個考生，把篇幅浩繁的四書，以極小的字，抄寫在一件短衫上，以備考試時作弊之用。

考生挖空心思作弊；考官費盡心機營私；朝廷則想方設法杜絕。

明清時代對考生入場要進行嚴格的搜檢。明代艾南英曾寫文章記述其狀：「試之日，衙鼓三通，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解衣露立，左手執筆硯，右手執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踝，……雖壯者無不齒震慄慄。」到了清代搜檢愈烈。考生入場不但要搜身（後改爲沐浴更衣），所穿衣服還要把縫拆開，皮襖不能掛面，而且不准攜帶木櫃、木盒、雙層板櫈，硯台不准過厚，竹筆管要鏤空，要用瓷製水注，蠟台要單盤空心通底，糕點、餑餑要切開。裝文具、物品用竹柳編的、大格眼的考籃。並規定軍役凡搜檢出一名夾私者，賞銀一兩。儘管如此嚴密防範，又對主考官大開殺戒，但受賄作弊仍屢見不鮮。

我們《逛書架》去

許定銘

你一定去過書店或圖書館「逛書架」看書，但，你曾否去過別人的書房裡逛書架看書？

話說在台灣屏東有位書癡陳建銘，多年來到處搜書、藏書。除了台灣本土外，尚且遠及香港、東南亞、中國大陸各大城鎮及世界各地。他的書房除了四壁頂天立地的牆邊書架外，連房中間也堆成書山，幾乎無法讓人通過。他在網上搞了個《紙上極樂共和國》網頁，展示了他底「極樂書房」的「擠迫」外，還爲他部分藏書拍了書影，介紹給同好。

某日陳建銘忽發奇想：把藏書家的「私書房」曝光於群衆眼前。於是策劃並主編了由台灣「邊城」及「城邦」兩大公司合作出版的《逛書架》（二〇〇四）和《逛逛書架》（二〇〇五）。這兩本書都是十六開本，二百多頁的彩色精印本。

《逛書架》中的主角全是台灣的藏書家，有楊澤、阮慶岳、張大春、洪楨國……和陳建銘本人，他們的藏書都是以萬算的，看他們的書架，聽他們的買書藏書故事，令人瞠目結舌，深信這群人都是從精神病院逃出來的病人！《逛逛書架》內容更豐富，除了台灣的藏書家，香港的蔡瀾、小思和林冠中的書架都逛了。

這兩本書合購，價在三百以外，要得心頭好，忍痛也得照付；內地版也有，比較便宜，但紙質和彩圖則遜色多矣！

六「見」葉利欽

李景賢

隨後，普京發表了就職演說。他從西服內側面左口袋中拿出講稿後，將其放在講壇上，即席講了八分鐘，其中最爲令人動容的一句話是：「有一次，我在外地視察時，當地群衆圍着我，其中有一位嚴肅地對我說：『我們信任您，對您寄以厚望，您呢，可千萬別騙我們！』我會牢記人民這一囑咐的！」從電視音頻中聽到了這句話時，我頓時爲之一震：「千萬別騙我們！」一句最樸素不過，卻又震耳欲聾的話，把平民百姓之殷切期盼給點「穿」了！十二時三十五分，在葉利欽的陪同下，普京走出喬治大廳，從來時的原路，反方向前往克里姆林宮院內的「教堂廣場」，去檢閱早已等候在那裡的「總統軍團」。參加儀式的上千名嘉賓，分列在幾個大廳地毯兩旁，目送着俄羅斯新任總統和首任總統……對此，電視主播發表評論說：俄羅斯新任總統在克里姆林宮這一進一出，有着很大的象徵意義——他從俄羅斯歷史的遠古走來，又向俄羅斯歷史之無垠走去……十二時五十五分，在葉利欽的陪同下，普京來到了「教堂廣場」，由上千人組成的總統軍團威風凜凜地站在那並不太寬闊的廣場上。總統軍團長，一名將軍向普京報告：「俄羅斯聯邦總統同志，總統軍團列隊完畢，請檢閱！」普京高聲地回了一句「同志們好！」後，便開始了檢閱。威武的分列式從兩位總統面前走過，電視的音頻傳來震地的聲音。檢閱完畢，葉利欽眼含淚花，緊緊地握着普京的手，深情地說：「請珍惜俄羅斯吧！」這是他在不同時間向普京說過三次的臨別贈言！

六「見」葉利欽

我第六次「見」到葉利欽，是在二〇〇一年元月一日零時。當俄羅斯電視台播放完普京總統的新年賀辭後，立即切換到一個令人預想不到的畫面：葉利欽一家一二十口人在莫斯科郊外巴拉維哈的別墅客廳迎接新年。客廳並不大，布置得比較淡雅，中間擺放着一棵並不大的迎新年松樹，樹的四周點綴着一些彩燈、彩掛和綵帶。這與俄羅斯中上等人家家裡的迎新氣氛沒有太大的差別。

「隱居田園」已整整一年的葉利欽滿頭銀髮，臉色紅潤，穿着一件雪白的襯衣，白得與別墅外面的雪一樣。葉利欽神采奕奕，做出了他得意時喜歡做的那個「葉氏」動作：緊攥雙拳，雙臂有力地來回晃動，抿着嘴，兩個嘴角微微往上翹，帶着淡雅的笑容，用其特有的「葉氏」幽默，向全俄境內的「全體俄國人」，向境外的「全體俄羅斯人」祝賀新年。他說：「又一年過去了。在已經過去了的三百六十五天裡，我本人，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又有了一個新的稱號：全俄養老金獲得者（葉利欽二〇〇〇年四月五日領到了退休證，年退休金為總統年薪的四分之三）。正是這個稱號——不，這個『光榮』稱號使得我本人，使得納伊娜·約瑟弗芙娜，還有我們的孩子們、外孫們和外曾孫們活得更加健康，過得更加快活……」

多少年過去了，葉利欽不是作爲俄羅斯「首任總統」，而是作爲一個普通的地球村人，給我留下了溫暖、美好的回憶。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十時，當鳳凰衛視資訊台播出葉利欽辭世的消息時，他的平和、幽默，還有他一直直視着我的眼神，他嘴角總是掛着的微笑，又一次浮現在我的眼前。我當時似乎有一種幻覺，這位慈祥、風趣的長者，正在與我這個外國晚輩隨便聊家常……

（下）

「聖獸」說虎

魏泉琪

虎素有「聖獸」之譽，是極具陽剛之氣的動物。我國神話傳說中有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的保護神，即東方青龍，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在這四者中，白虎和青龍對應，代表西方的聖獸，或曰靈獸。其實，白虎是虎的一個變種。由於基因突變，導致孟加拉虎橙黃底色黑色條紋的皮毛轉變成白底黑紋。在中國白虎成爲一種神靈，認爲唯有當皇帝具備德政或是天下太平的時候才會出現白虎。所以現在一些動物園熱衷於繁育白虎，把牠作爲「吉祥異獸」。虎歷來有多種稱謂（別名）。《通雅》說：「南詔謂虎爲波羅，蠻人呼虎爲羅羅」。漢揚雄《方言》說：虎稱「李父」、「李耳」和「伯都」。彝族學者劉堯漢《中國文明源頭初探》一書中說：老子的生日適值虎年或虎日，李耳的彝意爲虎首、母虎……

虎又別稱「山君」。東漢學者許愼《說文解字》稱：「虎，山獸之君。」前人詩詞中也有描述，如清人黃景仁《圈虎行》：「何物市上游手兒，役使山君作兒戲。初舁虎圈來廣場，傾城觀者如堵牆。」詩中所說的是老虎表演雜耍。古代楚人稱虎爲「於菟」，因此，古人在詩文中有時把虎寫作「於菟」。如明人《徐霞客遊記》開篇中說：「癸丑之三月晦，自寧海出西門，雲散日朗……三十里至梁皇山，聞此地於菟夾道，月傷數十人，遂止宿。」這「於菟」就是老虎。

老虎兇猛常要傷人，人們避之唯恐不及，因此說到老虎，常常不敢直呼其名，而叫「大蟲」。爲何稱之爲大蟲？因爲「大」有首、長（zhǎng）的意思，如「大哥」；大，又是敬詞，如「大人」、「大王」等。虎，古時屬毛蟲類，「大蟲」，即毛蟲之首領（這與號稱「獸中之王」的虎相媲合）。例如《水滸傳》中就描寫了一位豪俠仗義、綽號爲「母大蟲」的女英雄——顧大嫂；另一位薛永則號爲「病大蟲」。要說明的是：「病」在這裡的意思是賽得過、比得上，而決非病懨懨的樣子。同理，《水滸傳》中的病關索楊雄、病尉遲孫立的「病」也屬此解，那是說楊雄、孫立他們的武勇賽得過、比得上三國時蜀漢的關索（據說他與關平都是關羽之子）和初唐的尉遲恭。

《水滸傳》「景陽崗武松打虎」中，說到武松別了宋江，來到陽穀縣，在「三碗不過崗」的酒店裡，共喝下了十八碗酒，全然不顧酒家的好言相勸，提着哨棒，走上景陽崗，不想酒力發作，剛想睡在大青石上，忽見發起一陣狂風，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忙拿哨棒在手，那大蟲往上一撲，又把腰胯一掀，再將鐵棒似的尾巴倒豎起來一剪，武松三閃機警躲過，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是沒了一半。武松將那大蟲打死後，一步步挨下崗來，忽見枯草中又鑽出兩隻大蟲來，武松嘆道，今番罷了。不想，兩隻大蟲在黑影中竟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卻是兩個人，把虎皮縫作衣服，緊緊繃在身上。施耐庵的這段文字十分「養眼」，稍後的李逵打虎，雖說一舉打殺四虎，卻明顯遠不如武松。這和「三碗不過岡」的着力渲染不無關係。《武松打虎》後來還搬上了戲劇舞台。此外，還有《智取威虎山》、《獵虎記》和《卧虎溝》等戲名，都與虎有關。在《水滸傳》中，人物諢名中冠虎者，就有八位之多——插翅虎雷橫、跳澗虎陳達、錦毛虎燕順、矮腳虎王英、花項虎龔旺、中箭虎丁得孫、青眼虎李雲和笑面虎朱富。其他的如《白水灘》中的青面虎許世英，《封神榜》中的崇黑虎、黃飛虎等。

《風俗通義》中說：「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虎，象徵力量與氣勢，象徵勇猛與威嚴。因此帶有「虎」字的威猛之詞很多。如「虎將」，喻指英勇善戰的將軍，《水滸傳》中有馬軍頭領中的「五虎將」關勝、林沖、呼延灼、秦明、董平；《三國演義》中的劉蜀五虎將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虎子」，指雄健而奮發有爲的兒子；「虎踞」，形容威猛豪邁；「白虎節堂，指古代議論軍機大事的場所。還有皇帝或王爺在宮中或中堂坐的龍椅上鋪的虎皮毯，以示無比威嚴；古代出征的將帥紮的營帳叫「虎帳」；古代皇宮在禁衛軍中通行的符牌是刻印着虎頭的，名叫「虎頭牌」；現在保存得較好的明清時的古民宅中堂上方還掛有「虎頭牌」，虎頭眉毛中畫着一個「王」字，虎目炯炯有神。許多農村孩子滿周歲要穿上繡有虎頭的「虎頭鞋」，借虎威祈求平安吉祥。在語言和詩文等文學藝術中也滲透着虎文化。如虎腰熊背、虎虎有生氣、虎父無犬子、朝避猛虎夕避長蛇、老虎嘴裡拔牙、老虎屁股摸不得、苛政猛於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等等。有意思的是，「虎」與「龍」結合而成的成語也很多，如藏龍卧虎，降龍伏虎、龍驤虎視，龍吟虎嘯、生龍活虎、虎略龍韜。諸葛亮論南京時說：「鍾阜龍盤，石城虎踞。」李白《永王東巡歌》中也有「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之句。

據中國獸類學會秘書長、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馮祚建說，老虎在動物學分類屬貓科。世界上虎只有一個種類，從化石分析大約出現於一百萬年前。但根據虎的身體結構、生活習性、毛皮深淺進行分析，可以分成八個亞種。現在中亞虎、巴厘虎和爪哇虎等三個亞種已絕種。擁有老虎數量最多的是印度，印度在一九七〇年就制定了禁止獵殺老虎的法律，並實施「老虎計劃」，開闢十四個國家公園爲特別保護區。我國也把老虎列爲一級保護動物，並採取一系列措施加以保護。根據最原始的骨化石，證明我國華南虎（又稱中國虎）是世界上虎的始祖。

虎起源於我國華南區域，牠們在野外生活於山林及灌木叢和野草稠密的地方，其性孤而兇猛，體型比東北虎小些。強大者喜獨居，大概是生物的共性之一，老虎有一定的活動領地，且時常提防着可能搶走牠美食的其他猛獸。到了繁殖期老虎才會外出找「對象」，但生下的幼虎一旦能夠獨立，就會自動離開母虎分居。俗話說：「一山容不下二虎」，就是從老虎這一習性演化而來的。

布老虎威仔（網上圖片）

「農曆」「春節」都應正名

余仁傑

春節雖已過去多時，但春節前後在文化界有關「年文化」的呼聲言猶在耳，相關爭議還在延續。兩位著名作家的論點更引起公衆的極大關注。馮驥才認爲：「無論其文化規模與價值，還是精神內涵與意義，春節都是中華民族最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因而提出春節「應第一個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而王蒙在《歡歡喜喜過大年》一文中提出：首先得爲春節正名，「春節就是中華新年」，「建議今後將春節正名爲『大年』」；又說「如果申遺，最應該『申』的是中華曆法。」

筆者對王蒙的觀點極具同感，因爲早些年也曾撰文發表過類似的意見。筆者一直認爲，現稱的「農曆」、「春節」都名不副實，都應該正名。茲將拙見提出求教讀者諸君。

「農曆」應正名爲「華曆」

中華民族的傳統曆法，中國在「文革」前稱「夏曆」，「文革」中被改名爲「農曆」（爲行文方便本文仍用此名），台港澳及海外華人社會也隨之改稱「農曆」，但台灣不少人士對此極持異議。傳統曆法農曆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它既不同於陽曆，又不同於如回曆那樣的純陰曆，而是兼有兩者之長的陰陽合曆。所謂「陰」，是指其曆月根據朔望月（平均長度29.5306天），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以朔日爲每月初一日。所謂「陽」，是指其曆年基本根據回歸年（平均長度365.2422天），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立春」前後的一個朔日爲歲首正月初一日；同時按視太陽在一個回歸年中黃道上的位置劃分爲二十四節氣，規定每個月份都須含有一個相應的「中氣」（從「立春」起逢雙的節氣），使月份與四季變化相適應，以指導生產與生活；又規定以無「中氣」的月份爲閏月（十九年七閏），這樣使其曆年平均數接近回歸年。有人以爲二十四節氣是「陰曆」，其實卻是地地道道的「陽曆」，因此節氣在公曆中的日期基本固定。這樣，農曆日期既能反映寒暑節令變化，更能正確反映月相及海洋潮汐變化，實用價值極高。因此周邊鄰國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歷史上都採用中國的曆法。

上述陰陽曆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正統曆法，歷史悠久（歷代又對其有不斷改進），也是世界上較古曆法之一。以前曾一度對其稱「夏曆」，是根據相傳古六曆中夏曆是以正月初一爲歲首，而殷曆、周曆則分別以十二月初一、十一月初一爲元旦，公元前一〇四年漢武帝頒布「太初曆」恢復夏曆歲首，故名。辛亥革命後推翻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宣布中國採用國際通用的陽曆（以民間紀年、以公曆日期紀月日）。傳統曆被稱作舊曆（曆書中稱夏曆）在民間繼續使用。以後在兩岸四地出版的曆本中同時印上陽曆（公曆）與傳統的夏曆。大陸在「文革」中「夏曆」之名被人視作「四舊」，由於它主要流行農村，就更名「農曆」。

傳統曆法被稱作農曆確實不妥，它貶抑了歷史、狹化了使用範圍——華人社會的春節、中秋等等傳統節日都根據此曆法——因此必須正名。那麼如何正名？筆者以爲不必再恢復「夏曆」舊稱，而要與「國際接軌」——國際早有它的規範名稱「Chinese Calendar」，就是「中華曆法」，可簡稱爲「華曆」。這也並非筆者「首創」，陝西省老科協曆改委的章潛五，早在幾年前就提出這一正名建議。

梨花香雪海

王鳳英

「千樹梨花千樹雪，一溪楊柳一溪煙」，伴隨着春天的腳步，四月六日，我們隨觀賞團一起來到了河北省邯鄲市魏縣梨花園。

早就聽說過魏縣的梨花，因爲一直覺得魏縣是個小地方，所以才遲遲沒有前往，從百度上搜索後才發現，原來魏縣早已是著名的「中國鴨梨之鄉」，種植鴨梨歷史悠久，早在隋唐時就有關於魏縣鴨梨的記載，北宋時已有大面積栽培，南北朝著名科學家賈思勰在其《齊民要術》中對魏縣鴨梨的種植情況作過詳細描述。難怪每天來魏縣觀賞梨花的人絡繹不絕，成千上萬。

走近梨園，放眼望去，萬畝梨花，如玉似雪，清香宜人，鋪天蓋地、氣勢恢宏，眞是令人賞心悅目，心曠神怡。這時，遊客中早已有人不時發出感嘆：好一副壯觀綺麗的「萬畝梨花香雪海」！

徜徉在梨花園中，朵朵梨花潔白淡雅、玲瓏晶瑩，含露帶笑，低首俯耳，就像是刻意歡迎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遊人。那一朵朵冰清玉潔的梨花，在藍天白雲映襯下，猶如一幅幅清雅的畫面，又似一位清麗素面的少女，羞羞答答，安詳恬靜，美得素潔，美得嬌嫩，不由得讓人心生愛憐。

我愛梨花，愛它的冰肌雪顏，淡雅宜人，更愛梨花一塵不染的氣質和高貴的品格。

自古以來梨花就深受人們的喜愛，其素淡的芳姿及淡雅的清香更是博得詩人的推崇。「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春風吹開花千樹，吹落梨花滿身香。」「不輸紅紫競陽春，素面朝天本色身。」這些膾炙人口的詩句，不僅意境優美，而且頗有「春風萬木競繁華、天下無雙獨梨花」的氣勢。

關於梨花還有這樣一個美麗的傳說呢！相傳，「每年梨花盛開的時候，若把祈福掛到梨花樹上，當果實成熟的時候，這些願望就會實現。」其實，這不過是藉以梨花來寄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罷了。

中午時分，艷陽高照，雪白的梨花，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更是鮮艷奪目。那雪白的梨花不僅是一朵朵，一串串，而且是一團團、一簇簇，花團錦簇，壓枝欲低，漫天鋪去，意境清新誘人。

下午的時候，有春風吹過，雪一樣的花瓣開始輕輕地飄落，望着這些花瓣落雨的情景，卻又禁不住想用「飛雪」來形容梨花。就這樣，一天的遊覽結束了，陶醉在梨花的海洋，呼吸着清新空氣，聞着醉人的花香，遊人們飽覽魏縣梨園春色，共賞梨花之美，如醉如癡，以至於流連忘返。

北京三里屯：舊時王爺墓地

許揚

北京朝陽門外有一個中外人士都喜歡去的地方，每當華燈初上時人們就聚集在這裡，這就是名聲遠揚的三里屯「酒吧一條街」。

不僅酒吧街成爲三里屯的招牌，現在在東三里屯更有盈科中心等一批現代化建築，售賣時尚百貨的太平洋百貨公司，是許多白領青年喜愛光顧的地方，在南、北三里屯則蓋起了許多現代的高檔次公寓、商廈。

但這與六十年前三里屯的景象完全不同。

三里屯，顧名思義就是離北京老城牆東三里的小村莊，但據一些老人回憶，實際上當時只有幾間農舍，周圍有一些農田，其餘全是一些亂葦坑。

在三里屯南面的地方是一座王爺的陵墓，這位王爺就是康熙的弟弟常寧，人們都習慣稱他爲老恭親王，他曾經隨康熙參加過征戰噶爾丹的戰鬥，深受康熙的喜愛，其陵園規模比較大；在三里屯的西邊（現在工人體育館附近）還有一座王爺的陵墓，就是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個兒子，大名鼎鼎的攝政王多爾袞。原來這座陵墓造得規格很高，但後來多爾袞死後曾經受貶，所以陵墓受到損壞。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北京開始進行大規模建設，於是有許多拆遷戶就搬遷到三里屯落戶，因此南北三里屯就興建數十幢四到六層的高樓，在西邊也興建起數十幢平房。當時這一帶沒有地名，於是一位姓蔣的管理員說：「將來誰住這都會很幸福的，這裡就叫幸福村吧！」於是用一塊小木板寫了「幸福村」三個字，這裡的地名就沿用下來至今。隨着居民的增加，朝陽醫院、八十中學、三里屯中學、小學也都相繼建成，中國雜技團也在此落戶。

三里屯眞正起巨大變化是在一九五九年左右，當時爲了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北京搞了個「十大建築」，在三里屯附近建了當時擁有七萬個座位的全國最大的工人體育場和雄偉的農業展覽館等兩大建築，因此許多大型的體育比賽、文藝演出、展覽會都在這裡舉辦，於是三里屯地區開始熱鬧起來。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初期，隨着中國對外交往的增加和建交國家日益增多，周恩來總理決定在三里屯興建第二使館區，於是風格各異的上百家外國使館及高大的外交公寓相繼在此建成，這座十幾層的外交公寓被外國記者稱爲小型摩天樓，是當時北京最高的建築之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由鄧小平親自題寫店名的「兆龍飯店」在三里屯開業。鄧小平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出席了爲合資飯店開業的儀式，這對於當時閉關鎖國長達三十多年的中國來講是件大事，所以當時外國媒體評論：「鄧小平先生在兆龍飯店升起一面旗幟，上面書寫着『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八個大字」。

現在三里屯又徹底變了樣，原來的南、北三里屯及幸福村數十幢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興建的樓房、平房，除一幢外其餘的已全部拆除，這一幢未拆除的樓房，就是人們十分熟悉的服務樓，這座服務樓當時是三里屯地區惟一的飯店。